

《韩集举正》现存传抄本及其释读

刘 真 伦

《韩集举正》是方崧卿韩集校理本卷后附录的一部校勘记。其中录存所参校的中唐至南宋初年文献即多达七十家以上,出校异文上万条,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其后朱熹在方本的基础上整理韩集,通过王伯大、廖莹中的采用,成为韩集流传的通行版本,韩集文字由此才趋于统一。韩集文字得以正本清源,方崧卿具有开辟之功。不过,由于朱熹对方崧卿校理本进行了并非实事求是的尖锐攻击,方本的价值没能得到后人的足够重视。随着朱熹校理本的流行,元明以下,方本晦而不彰。寝至当代,方本正集原刻仅残存七卷,且孤悬海外,国内学者无缘寓目。至于淳熙原刻本《韩集举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尚存于世,至今已音信渺无,去向不明。

目前有线索可考的《韩集举正》传抄本共 9 部,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系统:影宋抄本,包括铁琴铜剑楼影宋抄本、读有用书斋影抄本,以及现藏台北中央图书馆的宋抄本;四库全书本,包括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传抄本,包括韶宋楼抄本、八千卷楼抄本,以及据八千卷楼抄本重抄的文澜阁本。由于《举正》独有的一套校勘符号较为复杂,后世的传抄本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不相同的种种讹误。汇集传世诸本进行综合校理,并以此为基础对《举正》的校勘体例与校勘符号进行现代释读,是韩集文本研究不可回避的一项基础工程。

一、《举正》的流传

早在淳熙十六年方崧卿刻韩集于南安军之前，其韩集校理本就已经广为流传。周必大《题方季申所刻欧阳文忠公集古跋真迹》记其事云：“侯笃志韩集，笺校讨论殆四十年，传录无虑数百家，然后定著善本。”^①洪迈《容斋四笔》，翁同书旧藏南宋浙本、南宋江西本、南宋闽本以及朱熹《韩文考异》所采用的，就是淳熙十六年之前的传抄本。至于南安军刊刻的韩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有著录。其中包括：昌黎集四十卷、外集一卷、附录五卷、年谱一卷、举正十卷。解题称：“《年谱》洪兴祖撰，莆田方崧卿增考，且撰《举正》以校其同异，而刻之南安军。《外集》但据嘉祐蜀本刘焯所录二十五篇，而附以石刻、联句、诗文之遗见他集者。”^②这是《举正》在南宋流传的明确记载。

元明时期，方刻韩集未见流传。清乾隆间，翰林编修朱筠家藏有淳熙十六年刻本《韩集举正》一部，及修四库全书，朱氏献入四库馆中，时为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全书即据此本录入。其后四库馆正式抄录此书七部，文渊阁本抄成于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文津阁本抄成于乾隆四十九年正月，文澜阁本抄成于乾隆五十二年二月。道光三年（1823）癸未春三月三日大兴朱锡庚跋此书，交待朱氏进献此书始末甚详。

清咸丰六年（1856），韩应陛见朱氏藏本于北京琉璃厂。韩应陛影抄本卷首《跋》记其事云：“咸丰丙辰，予应礼部试留都中，于琉璃厂典石斋见宋版《韩文举正》。还价京钱二百四十吊，未复，已为有力者所得。其书为大兴朱氏所藏，收入四库者。其原书宜为朱氏世守，何以至此乃又流落人间，殊不可解。记亦有抄补一二叶，其为第几卷第几号忘之矣。”

此本后归徐坊，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二著录为“韩集举正十卷外集并叙录一卷”。提要末注云：“徐梧生遗书，丁卯十二

月九日蟠青书室郭好山送阅。”丁卯,1927年。徐坊(1864-1916)字士言,一字矩庵,号梧生,直隶州临清(今属山东)人。光绪中以父荫任户部江南司主事。1909年,京师图书馆创办,缪荃孙任监督,徐坊任副监督。有藏书楼名“归朴堂”,藏善本五百余种,其中多有宋元刻本。

宋版《韩集举正》最后的踪迹,可以追溯到1937年王文进所刊行的《文禄堂书影》,该书影印了淳熙原刻本《举正》首叶。但原书存亡情况如何,不详。王文进(1894-1960),字晋卿,号梦庄居士,河北任邱人。民国年间设文禄堂书铺于北京琉璃厂,经营并影印出版过多种宋元旧版典籍。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录存了方氏卷首序、后跋及清人朱锡庚跋语、藏书印记等,并记录其款式云:“宋刊本,十一行二十字,黑口,左右双阑,版心上记字数,下记刊工姓名。每卷末一叶下鱼尾记叶数字下,更以小字记若干版若干字,亦他书所罕见。”傅氏记《举正》各卷末叶版心中缝题字云:“卷一:此卷十七板,计八千五百五十五字。卷二:此卷十六板,共计八千七百五十八字。卷五:此卷十五板,计七千六百九十六字。卷六:此卷十七板,共计八千九百九十三字。卷七:此卷十三板,共七千一百八十六字。卷八:此卷十三板,共计六千八百六十五字。卷九:此卷十七板,共九千七百七十九字。卷十:此卷十九版,计九千五百单九字。外集:此卷七板,共二千八百六十八字。叙录:十板,共三千九百五十五字。”^③傅氏所录存的这批资料,对考察传世影宋抄本的真伪,具有重要的价值。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录存藏印共十二方^④,这批藏书印提供了该书流传的大致线索,今考察其可知者于次:

“顾氏思齐”、“顾本卿印”、“顾仲子”、“草堂”等印,有可能出自元代藏书家顾瑛。顾瑛(1310-1369),一名阿瑛,又名德辉,字仲瑛,号金粟道人,昆山(今属江苏)人。曾辟会稽教谕,不就,隐居嘉兴合溪,筑别墅为“玉山草堂”,其藏书楼名“玉山佳处”。

“玉峰珍藏”、“竹堂”二印,当出于明代藏书家昆山叶氏。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记明代江南藏书之富,首称玉峰蓁竹堂、娄东万卷楼。叶盛(1420-1474),字与中,号蛻庵、白泉。江苏昆山人。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其藏书楼名“蓁竹堂”。所藏之书二万余卷,以精秘见称,有《蓁竹堂书目》六卷。

“横经阁收藏图籍印”,当出自明代藏书家朱大韶。朱大韶,字象元,一作象玄,号文石,华亭(今上海)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选庶常,授检讨,旋解职归。有别墅名“文园”,藏书楼名“横经阁”,其中多宋元旧版。

“大兴朱氏竹君藏书之印”、“椒花吟舫”当属大兴朱氏。朱筠(1729-1781),字竹君,一字美叔,号笥河。顺天大兴(今属北京)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官至福建学政,曾为《四库全书》纂修官。其藏书楼名“椒花吟舫”,藏书数万卷。

“青浦王昶”、“琴德一字兰泉”、“经训堂王氏之印”为王昶藏书印。王昶(1725-1806),字德甫,一字琴德、兰泉,号述庵。祖籍浙江兰溪,迁居青浦(今属上海)。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官至刑部右侍郎。藏书楼名“塾南书库”,有书二万余卷。

如果上述的推测可以成立,那么,后世流传的南宋淳熙十六年南安军刻本《韩集举正》的传承端绪大致就清楚了:该本出昆山顾氏,明代属昆山叶氏、华亭朱氏,至清代,先后藏于大兴朱氏、青浦王氏,咸丰年间流入琉璃厂,至民国年间属临清徐氏,其后再入琉璃厂,迄今下落不明。

二、《举正》现存诸本考察

《举正》现存传抄本九部,其中文溯阁藏本、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本,笔者未能寓目。今考察其余诸本情况于次:

1. 四库珍本影印文渊阁本

在四库全书七部抄本中,文渊阁本是质量最好也最为权威的

一部。193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四库珍本初集影印此本传世,使这一珍贵典籍得以普及流传,确实是功德无量。更重要的是,四库珍本保留了原本的套红,使得原书这一重要的校勘体例得以保存下来。对比之下,五十多年之后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却忽略了这一点,全书文字一律为墨色,方崧卿出校的“误字当刊”的全部内容,就此泯灭不见,非常可惜。

和文津阁本、文澜阁本相比较,文渊阁本抄录最为审慎。不但文字错讹较文津阁本、文澜阁本为少,而且校勘符号也基本完整,没有出现大面积的脱漏。此外有迹象显示,此本对宋刻原本的错讹有所订正,比如《元和圣德诗》“为解”条“迂固相承,用之非一”,瞿抄、韩抄脱“一”字;《南山诗》“忻所副”条“蜀作始”,瞿抄、韩抄“始”讹作“姑”等等。瞿抄、韩抄为影抄本,所出讹误当沿自淳熙原刻本。文渊阁本不误,当据《考异》或韩集别本订正。但此本仍然有不少文字错讹,甚至有整条校语漏抄的现象存在。在校勘符号方面,除脱漏之外,此本最大的问题,是在出校文字较多的情况下,往往将删字符○误划作增字符□,造成符号释读的困扰与混乱。

2. 文津阁本

文津阁四库全书本《韩集举正》抄录草率,脱漏甚多。文字方面,有整叶、整行、整条校语全部脱漏者。校勘符号方面,全书增字符、删字符、乙字符全部脱漏。文字的错讹,也比文渊阁本严重得多。但文渊阁本错讹而此本不误的情况也并不少见,卷末方崧卿《后跋》,文渊阁本脱,而此本录存。凡此都表明,此本仍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3. 铁琴铜剑楼影宋抄本

《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九著录抄宋本“韩集举正十卷外集举正一卷叙录一卷”一部。《提要》录存卷首方崧卿《自序》及《后跋》,其后案云:“此书作后,朱子因之为《考异》,《考异》行而此书几晦,幸有影宋本流传,尚可考见。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注字同。

‘桓’字阙笔，‘敦’字不避，犹出淳熙旧刻也。”此本行款与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所载宋淳熙十六年南安军刊本完全相同，各卷版数也与傅增湘所录宋刻本一一相合，其中傅氏未载的卷三为十四版，卷四为十六版。卷末方崧卿《后跋》，文渊阁本失载。凡此，均有助于判定：该本影抄的底本，确为原刻本或源自原刻的影抄本。

该影抄本最大的优点，是不会出现整条整句的脱漏，而改变了行款的四库诸本都难免此病。此本抄手文字处理较为认真，与传世其他抄本相比，错误较少，文字较优。此本校勘符号的描画较为准确规范，尤其是删字符○，无论出校文字多少，此本都勾画清晰，不至于误读为增字符□。

此本虽然抄录精细，但零星的错漏仍然难以避免。如卷二《嗟哉董生行》“征租更索钱”，此本脱“更”上删字符。卷三《八月十五夜》“辈流”条《举正》：“李谢本并校从‘辈流’”，此本“校”讹作“枚”。

4. 读有用书斋影抄本

清韩应陛读有用书斋所藏影抄本《韩集举正》，计正集举正十卷、外集举正一卷、叙录一卷。此本抄成于咸丰八年（1858），卷首韩应陛十一月二十六日《跋》记此本抄录经过云：“戊午夏，于苏州胡心耘处见抄本《韩文举正》，纸墨精好。中缺二叶，为五卷第十二、十三两号。原为汪氏士钟家藏本，每册前后皆有钤汪氏章，汪藏书目内亦有此。秋中与胡信，嘱招写手影抄一部，既竣，又从借原本手校一过。见其点画及一切缺笔避讳处悉照原本，方知胡真能蠹书，而其所雇书手亦可谓不负所托者。”据此可以知道，此本影抄的底本，为汪士钟原藏、胡心耘递藏本。

此本行款与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所载宋淳熙十六年南安军刊本完全相同，各卷版数也与傅增湘所录宋刻本一一相合，卷末存方崧卿《后跋》。此本文字及校勘符号大多与铁琴铜剑楼影宋抄本相合，“中缺二叶”，亦为大兴朱氏所藏宋版原貌。据此可以判断：王、胡递藏本当据大兴朱氏所藏宋版影抄。

此本虽然抄录精细,但零星的错漏仍然难以避免。如卷五《酬司门卢四兄》“攢攢”条《举正》:“《说文》与石经皆作‘攢攢’。”此本“攢攢”讹作“攢攢”。卷六《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此本脱“壤多”二字上删字符。

值得注意的是:瞿氏抄本和韩氏抄本时或发生相同的错误,暗示着两本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尤其明显的是,瞿氏抄本和韩氏抄本同时脱去卷五第十二、十三两版。据前引韩跋,大兴朱氏所藏淳熙原刻本有“抄补一二叶”,四库诸本均不缺以上两叶,当据抄补叶录入。汪、胡递藏影抄本未录抄补叶,所以“中缺二叶”。瞿氏抄本和韩氏抄本均缺此二叶,这表明:瞿氏抄本和韩氏抄本或者同出于一部缺叶的影宋抄本,或者属于先后递抄的关系。不过,就两本现存的文字歧异考察,两本先后递抄的可能性不大。两本的共同来源,应该是汪、胡递藏影抄本。据宋翔凤《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序》,瞿氏与胡珽交往甚密,瞿氏抄本出自胡珽所藏汪士钟家藏本,应属正常。不过,瞿氏抄本和韩氏抄本也有不少文字或符号并不相合,二者又各自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

5. 八千卷楼抄本

清八千卷楼抄本《韩集举正》,计正集举正十卷、外集举正一卷、叙录一卷。该本为清钱塘丁氏八千卷楼藏本,其行款与四库全书相同,每半叶八行,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同。方崧卿《后跋》在正文与《叙录》之间,与宋刻原本不同。此本分装两册,第一册首叶帖签:“自朱子《考异》盛行于世,此本遂为所掩。四库馆得宋刻本著录之,遂得传抄于世。”第二册首叶帖签称“钦定四库全书《韩集举正》”,可知此本为四库全书传抄本。据其抄录的《四库提要》所署抄录日期,可断为文澜阁本《韩集举正》的传抄本。

6. 皕宋楼抄本

清皕宋楼抄本《韩集举正》,计正集举正十卷、外集举正一卷、叙录一卷。该本为清归安陆氏皕宋楼藏本,其行款与四库全书相

同,每半叶八行,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同。据其行款及文字判断,此本亦当为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传抄本。

7.文澜阁本

文澜阁四库全书遭兵火焚毁,《韩集举正》亦在其中。钱塘丁氏据其八千卷楼抄本重新抄录入藏,现存浙江省图书馆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本《韩集举正》即是此本。不过八千卷楼抄本本来就是文澜阁本的传抄本,所以现存文澜阁本应该能够反映文澜阁原本的基本面貌。

文澜阁四库全书本《韩集举正》所录《四库提要》较文渊阁本有较大出入,正文、校语也时有异同。就文字抄录而言,不如文渊阁本精善,但并无大面积脱漏,质量较文津阁本为优。卷中保存了不少此本不误而文渊阁本错讹的文字及校勘符号,表明此本仍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三、《举正》的校勘体例以及文渊阁本存在的问题

《举正》所使用的校勘符号独具特色,方氏在《举正》卷首自序中明确交代了有关体例:“此书字之当刊正者以白字识之,当删削者以圈毁之,当增者位而入之,当乙者乙而倒之。”其符号为:

字(阴文):误字当刊。

○:衍字当削。

□:脱逸当增。

乙:殽次当乙。

方氏所说“白字”即阴文,清代四库馆臣抄录库本时,由于阴文不便手抄,遂改阴文为套红。除此之外,《举正》校语中,据校版本和参校版本之间用空格分离,也是一项重要的体例。以上符号简明易行,方氏之前尚未见有人使用,在校勘体例上应该是一大发明。但后代韩集整理者采用《举正》,需要将这套符号转换为校语。符号的误读,必然导致校语的讹误,传世韩集校本大多难免此病,可见这

套符号也还存在一定的缺陷。比如：○、□的使用，在出校字数较多的情况下，往往难以辨认；套红与不套红，在实际抄录时也很容易混淆。传世《举正》的多种抄本彼此歧异者不少，大多都属于这种情况。流行的文渊阁本就存在不少讹误，如：

1. ○、□混淆

卷十《同李二十八夜次襄城》，方崧卿据唐本删“二十八”三字^⑤。文渊阁本讹删字符○为增字符□，铁琴铜剑楼影宋抄本、读有用书斋影抄本无误。

卷十三《新修滕王阁记》“公以众饮，而以书命愈”条，“而”下南宋监本衍“赏焉”二字，方崧卿出南宋监本据阁本删此二字。文渊阁本以方框围“而赏焉”三字，讹删字符○作增字符□，且多框一字，铁琴铜剑楼影宋抄本、读有用书斋影抄本、八千卷楼、皕宋楼抄本不误。

2. 脱增字符

卷一《别鹄操》“且可绕树相随飞”，“绕树”二字，方崧卿据阁本增。文渊阁本“绕树”二字上脱增字符，铁琴铜剑楼影宋抄本、读有用书斋影抄本无误。

卷九《奉酬振武胡十二文大夫》，“奉”字，方崧卿据蜀本、文苑增。文渊阁本“奉”字上脱增字符，铁琴铜剑楼影宋抄本、读有用书斋影抄本无误。

3. 脱删字符

卷十二《伯夷颂》“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方崧卿据三本删“者”字，文渊阁本脱删字符，铁琴铜剑楼影宋抄本、读有用书斋影抄本、八千卷楼、皕宋楼抄本无误。

《后廿九日复上书》“奸邪谗佞欺负之徒”，方崧卿据谢本删“佞欺”二字，文渊阁本脱删字符，铁琴铜剑楼影宋抄本、读有用书斋影抄本无误。

4. 脱乙字符

卷二《醉后》“或忿争”，方崧卿据阁本乙作“或争忿”。文渊阁本脱乙字符，铁琴铜剑楼影宋抄本、读有用书斋影抄本无误。

卷七《杂诗》“晚岁将无获”，方崧卿据杭本、蜀本乙作“岁晚”。文渊阁本脱乙字符，铁琴铜剑楼影宋抄本、读有用书斋影抄本无误。

5. 脱红

卷七《玩月喜张十八员外以王六秘书至》“君来晤我时”，方崧卿据唐本订“来”字。文渊阁本此字脱红，铁琴铜剑楼影宋抄本、读有用书斋影抄本、八千卷楼、韶宋楼抄本、文津阁本不误。

卷十二《爱直》“义不陈乎色”，方崧卿据阁本、文苑订“乎”字。文渊阁本此字脱红，铁琴铜剑楼影宋抄本、读有用书斋影抄本、八千卷楼、韶宋楼抄本、文津阁本不误。

6. 正文脱字

卷二《此日足可惜》“惝恍美难双”，方崧卿据蜀本订“惝”字，文渊阁本“惝”字脱逸空格。

卷二十八《曹成王碑》“薄东都”，方崧卿据三本订“薄”字，文渊阁本脱“薄”字。

按：以上两字需要套红，抄录者显然是先抄墨字，后补红字，此处偶然脱误。铁琴铜剑楼影宋抄本、读有用书斋影钞本此两字不误。

7. 校语脱字

卷一《履霜操》“毋宁不悲”下，《举正》出诸本异文：“杭作‘母’，蜀作‘儿’。”文渊阁本脱校语六字，铁琴铜剑楼影宋抄本、读有用书斋影抄本不误。

卷三《永贞行》“怪鸟鸣唤令人憎”，方崧卿据阁本订“鸣唤”二字，《举正》：“李谢校，杭蜀本作‘争鸣’。”文渊阁本脱“李谢”、“杭蜀”四字，铁琴铜剑楼影宋抄本、读有用书斋影抄本不误。

8. 改字

卷三十六《下邳侯革华传》“本自胡服而来”,“胡服”,文渊阁本改为“北服”,文津阁本改为“感化”,八千卷楼、皕宋楼抄本改为“荒服”,铁琴铜剑楼影宋抄本、读有用书斋影抄本不误。

9. 字讹

卷十三《燕喜亭记》“涉浙、湍”条,《举正》:“今邓州有浙川县,以浙水得名。”文渊阁本讹作“以县水得名”,铁琴铜剑楼影宋抄本、读有用书斋影抄本此字不误。

卷十四《谏臣论》“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下,《举正》引《蹇》六二象:“王臣蹇蹇,终无尤也。”文渊阁本讹“尤”作“咎”,与《周易》原文不合。铁琴铜剑楼影宋抄本、读有用书斋影抄本、八千卷楼、皕宋楼抄本此字不误。

卷十四《重答张籍书》“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杨雄所传之道也”,文渊阁本“杨雄”讹作“扬雄”,铁琴铜剑楼影宋抄本、读有用书斋影抄本、八千卷楼、皕宋楼抄本此字不误。

卷十五《寄襄阳于相公书》“《移族从》并《与京兆书》”,方崧卿据阁本订“从并”二字,《举正》:“杭同,蜀本作‘徙并’。”其中“徙”字,文渊阁本讹作“徒”。《考异》:“诸本或以‘从并’为‘徙并’。”可证蜀本正作“徙并”,铁琴铜剑楼影宋抄本、读有用书斋影抄本此字不误。

通过以上的例证可以判断:文渊阁本《韩集举正》错误不少,传世的其他抄本也各有讹误,只有汇集多本综合校理,才能恢复《韩集举正》的真实面貌。

四、《举正》校勘体例及校勘符号的现代释读

《举正》校勘体例及校勘符号的现代释读存在两大难点。第一大难点来自《举正》自身体例的缺陷:方崧卿校改文字之后,没有完整地出校其底本即南宋监本原有的文字。这就使得后对方氏文字校改的得失优劣无法进行客观的比勘评判。所幸属于监本系统

的潮本、祝充本、文说本、南宋浙本、南宋江西本、南宋闽本、南宋蜀本、魏仲举本尚存於世,朱熹《考异》也录存了若干异文。对照以上诸本的文字,南宋监本原文的主要部分仍然有希望考索复原。

《举正》校勘体例及校勘符号现代释读的第二大难点在于:《举正》没有制定一套完整的凡例。四种主要校勘符号的用法虽然作了规定,但其他体例比如空格的体例却没有交待。此外,这批校勘符号为方氏独创,社会接受还存在一定困难,后人释读容易出错。朱熹对这批校勘符号颇不以为然,《考异·卷首序》批评说:“至于《举正》,则例多而词寡,览者或颇不能晓。”就是针对上述情况而云然。

考察现代诸校本可以发现,《举正》校勘体例以及校勘符号的释读,在实际使用中确实存在不少歧异。在将《举正》的符号系统转换为校语的过程中,体例、符号的误读,必然导致校语的讹误,传世韩集校本大多难免此病。比如:

1. 误读空格

卷六《病鸱》“肯顾鹄雁卑”,《举正》“鹄雁”套红,注:“阁 文粹同 李谢校”。校语中的空格颇有讲究,紧接正文的“阁”字表示据校版本,空格以下录存参校版本及异文。这表明:“鹄雁”二字为方氏所校改,校改的依据是阁本,同时参用了《唐文粹》和李邕、谢克家本。《韩昌黎诗系年集释》^⑥正文作“鸿雁”,注云:“〔举正〕阁本、文粹、李谢校同作‘鸿雁’。”不但误读了正文,也含混了校语应该显示的校改事实。《韩愈全集校注》^⑦注此条云:“‘鸿鹄’,方崧卿作‘鹄雁’,云:‘阁、《文粹》、李、谢校。’”此条正文出校无误,但校语应该显示的校改事实未能明确宣示:其一,方本作某,只宣示了方本不同于该书底本即朱熹校理本的事实,但方本是否改动了原底本即南宋监本的文字,校语未作交待;其二,阁本为据校版本,其余诸本为参校版本的事实未得到表述。此条校语应作:“鸿鹄,方崧卿据阁本订作‘鹄雁’,《举正》:‘《文粹》同,李、谢校。’”

2. 忽略乙字符

卷一《元和圣德诗》“风雨晦明”，方崧卿出南宋监本“明晦”，据阁本乙作“晦明”。《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注：“〔举正〕阁本作‘晦明’。”此条校语忽略了符号“乙”的存在，从而忽略了南宋监本原文作“明晦”，方崧卿根据阁本乙转为“晦明”这样一个校改事实。

3. 忽略套红

卷六《病鸱》“丐汝将死命”，《举正》出此句，其中“丐”字套红。《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注：“〔举正〕‘丐兄弟死命’，《后汉书·寇恂传》语。《文录》、《文苑》作‘丐’，谢校同。阁本、杭本作‘与’，蜀本作‘救’。”《韩愈全集校注》注文同。按：“丐”字为方崧卿校订，南宋监本原文应同潮、祝、文、魏本作“救”。两家校语均忽略了“丐”字套红这一校勘符号，从而忽略了南宋监本原文作“救”，方崧卿根据《文录》、《文苑》订作“丐”这样一个校改事实。

4. 误墨字为套红

卷六《病鸱》“泥坑乃良规”，《韩愈全集校注》注：“良规，方崧卿据唐本、《文苑》订，云：蜀本作‘汝规’。”按：此句《举正》出“良规”二字，未套红。这表明：南宋监本原文作“良规”，校语中交代诸本异同云：“唐本、《文苑》同上，蜀本作‘汝规’。”《韩愈全集校注》谓“良规”二字为方崧卿改订，不确。

5. 忽略增字符

卷十二《本政》“既有弊也”，《举正》出此四字，其中“有”字外套方框。《韩愈全集校注》注：“方崧卿作‘既有弊也’，云：杭作‘有弊’。蜀本与《文苑》作‘其弊’。”按：此条“有”字为方崧卿增入，南宋监本原文无此字，与潮本、祝本、南宋闽本、南宋蜀本、魏本相同。《韩愈全集校注》的校语忽略了增字符的存在，未能反映方崧卿校改监本的事实。

6. 忽略删字符

卷二《嗟哉董生行》“人不识惟有天翁知”，方崧卿据杭本删“有”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注：“〔举正〕杭本无‘有’字。”忽略了

方崧卿删去此“有”字的校改事实。

7. 误读删字符为增字符

卷六《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书其后》，方崧卿出南宋监本“湜也困公安，不自闲其闲。穷年枉智思，倚摭粪壤间。粪壤多污秽，岂有臧不臧”，据阁本、杭本删“其闲”、“间粪”、“不臧”“壤多”八字，朱熹本从之。《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注：“《举正》据阁、杭本‘闲’下增‘其闲’二字，‘臧’下增‘不臧’二字，‘壤’下削‘间粪’二字。”大误。

五、结语

《韩集举正》的校勘体例与校勘符号既有独具特色的优势，也造成了后人接受的困难。由于宋刻原本的失传，后代传抄本又各有讹误，《举正》校勘体例与校勘符号的释读已经成为当代韩愈集文本研究的一大障碍。为此，笔者耗费了将近八年的功夫，采集了七部《举正》抄本，参之以朱熹《韩文考异》征引的《举正》文字，证之以属于监本系统的潮本、祝充本、文说本、南宋浙本、南宋江西本、南宋闽本、南宋蜀本、魏仲举本等本文字，对《韩集举正》的符号系统进行了全面的现代释读，并对全书文字进行了综合校理，完成了《韩集举正汇校》一书。这篇文章，就是笔者多年校理《举正》的一孔之见，今草成于上，切望能得到海内方家的不吝赐教。

注：

①周必大：《周文忠公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九，第 9 叶下。

②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排印本，卷十六，第 475 页。

③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排印本，卷十二，第 1053、1056 页。

④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年版《文禄堂书影》，首叶有藏书印九方，傅氏录存七方，其中“顾本印”，应作“顾本卿印”。

《甲乙集》中《南康道中》诗作者献疑

张 一 平

一、《南康道中》诗与罗隐《湘南应用集序》、《谗书·序》所记初次取解岁数之矛盾

唐末大诗人罗隐期冀科第折桂的强烈欲望，在有唐一代很少有诗人能与之比肩。这一点，人们不难从罗隐参加礼部试的次数看出端倪。《吴越备史》卷一《罗隐传》载其：“凡十上不中第”^①；《五代史补》卷一《罗隐东归》言：“六举不第”^②；罗隐《湘南应用集序》则说：“自己卯至于庚寅，一十二年，看人变化。”^③以后作的《偶兴》诗甚至叹息：“逐队随行二十春，曲江池畔避车尘”^④，上述所言四个数

⑤文渊阁本方崧卿《韩集举正》，上海商务印书馆四库珍本初集，1933 年版。本文引用《举正》均出此本，每条各出卷次，检索甚易，不一一出注。

⑥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第 631、1026、82、1083、1116 页。

⑦屈守元等：《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932、933、2730、775 页。

作者工作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